

昌黎先生詩集注

(一)

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
十八年顧氏秀野草堂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六
釐米寬十五·一釐米

余于詩雅宗仰昌黎先生而論先生詩者或有以文爲詩之誚至直斥爲不工蓋其論始于陳后山自宋迄明更相附和而先生之詩幾爲其文所掩而不能自伸余竊怪說者不深考其源流而妄爲此呶呶也夫詩自李杜勃興而格律大變後人祖述各得其性之所近以自名家獨先生能盡啓祕鑰優入其域非餘子可及顧其筆力放恣橫從神奇變幻讀者不能窺究其所從來此異論所以繁興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覃精旣久欲奉其詩集單行于世以埽除異論而考諸箋注諸家或詳略失宜且多所舛誤夫考核之不審又烏從挾其用意所存而討論其源流不揣固

陋妄加校定更閱數歲至今春廼獲成書遂刻諸家
塾以質諸世之君子時康熙三十有八年歲在己卯
春三月上巳前一日長洲顧嗣立書于閭丘小圃之
秀野艸堂

凡例

昌黎先生全集箋注家向傳有洪興祖年譜辨證樊
汝霖譜注孫汝聽韓醇劉崧全解祝克音義蔡元定
補注宋慶元間魏仲舉裒而集之名曰五百家注至
寶慶三年王伯大留畊氏更定音釋一書集諸家之
善參以方崧卿舉正增攷年譜及朱子校本考異刊
于南劔官舍是書一出而魏注遂廢後復有某氏者
仿朱子離騷集注例悉削去諸家姓氏彙輯羣說自
爲一書其所增益頗多即今所傳明季東雅堂徐氏
翻刻本也翫其詞氣大約出自朱門弟子之手而其
人不傳良可惋惜余是刻採擇諸家箋注復參以臆

見所得其時事則考諸新舊二唐書舊本存者約計
十之四五云

公詩用事宏博然皆以經史傳注爲主或旁採莊列
荀揚諸子故凡釋典道藏稗官小說諸書概不敢誇
多鬪靡闌入注中也

舊注所引有書可據則不復詳姓氏其或各抒新見
闡揚詩意仍照留畊王氏刻本各注某云于上至東
雅堂所見則用□云以別之

朱子考異一書辨證精確其有意義兩通者則每句
下注曰一本作某字其顯然差謬者則注曰非是今
全文仍遵考異而注一作某字于每字下其果非是

者竟爲刪去

是集音釋向有新安張敦頤音辯留畊王氏爲之增定最稱詳備但舊本注于每句下今依朱子詩傳例即注于每字下欲學者便于成誦爾

諸家舊注不無舛錯如薦士詩王伯大誤以貞元十一年爲鄭餘慶尹河南日遊青龍寺詩云何人有酒身無事韓醇不知是用史記陳軫傳而引後漢書孔文舉語贈劉師服詩云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于書方崧卿不知出自吳書而以吳志翻上書有臣年耳順髮白齒落之語爲疑病中贈張十八詩云龍文百斛鼎孫汝聽不知出自班孟堅寶鼎詩而漫

引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此其譌謬更甚
略舉一二可以例其餘也

隴西李漢編定公全集共四十卷首列詩集十卷得
古詩二百一十首聯句十一首律詩一百六十首今
序次悉仍其舊復採入外集詩五首遺詩十六首更
于文集中如鄆州谿堂詩送張道士送鄭十校理送
汴州監軍俱文珍石鼎聯句諸作合爲一卷總附于
後

公生平事略悉寓篇章今特參攷新舊唐書本傳增
訂洪氏方氏年譜各爲一卷列諸卷首讀者按其歲
月稽其出處可也

舊注所載古今詩話皆足發明詩旨茲更採集宋元以來名公評語悉附于本詩之後其或議論不同則竊以臆見折衷之毋取曲意雷同也

近代名家如崑山顧炎武寧人長洲金居敬穀似俞瑒犀月諸公其遺書緒論有裨是集者皆爲採入而晨夕商榷互相校勘則有吳廷楨山掄劉石齡介于汪份武曹汪鈞右衡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荊山家兄嗣協迂客而郵筒往來助余不逮則德清胡渭拙明吳江吳兆宜顯令海寧查嗣璫德尹崑山徐昂發大臨與有力焉

舊唐書本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新唐書鄧州南陽人宋熹考異云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嘗自稱昌黎

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書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書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方崧卿增攷年譜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詳此南陽之爲河內脩武無可疑而新書鄧州之誤斷可識矣

父仲卿無名位

新書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即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

新書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

勵

新書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

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

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

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

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新書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

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

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

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

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陽

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新書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召為國子博

士遷都官員外郎新書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公神道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

判祠部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

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
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
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
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賊
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
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
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
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
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
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
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

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翫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

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

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鑿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猪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

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撫其舊事
言愈前左降為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
厚均子鶚凡鄙近者鶚還省父愈為序餞鶚仍呼其
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新書〕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

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云云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

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

蔡平

〔新書〕度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公

墓志云公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

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公行狀云公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又云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眾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